全訊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照顧者

2024年1月　第三期通訊

目錄

編語

照顧者　楊健濱 (執行編輯）P.3

專題文章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的壓力與跨越　P.4-7

以老護殘 居家安老的困難與爭取　P.8-11

寫給作為「照顧者」的您！　張靜嫻修女 P.12-13

生態關懷

共同致力創建我們的城市
– 初探北部都會區發展　陳嘉琳（本會幹事）P.14-16

關社內望

福傳使命不能忽視窮人　李穎妍（本會幹事） P.17

人權視野

戰爭與性暴力　孔令瑜（本會幹事） P.18-21

關社禱文

P.22



編語

楊健濱（執行編輯）

「照顧者」泛指提供照顧和情感支援的人，他們多數無酬，多為被照顧者的家庭成員、伴侶、親屬、朋友或鄰居。「受照顧者」因著不同的病患、傷殘、體弱或學習障礙，而需持續及定期地被照顧，以應付日常起居生活。在傳統觀念下，婦女總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家庭照顧者，她們終日埋首於堆積如山的家務，不但缺乏社交生活，而且經常重複負重的動作。在缺乏適當休息下，她們容易五勞七傷而不自知。婦女除擔當照顧工作以外，也必須讓她們有空間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及支援網絡，從而減輕她們所面對的壓力。

有社福機構估算目前香港有高達 112 萬名照顧者。他們是社區重要的資本，不只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亦為社區分擔了很多的照顧工作。最近本港接連發生涉及照顧者和殘疾人士因面對沉重照顧壓力而傷害家人或自尋短見的不愉快事件；亦有智力障礙的兄弟懷疑在乏人照顧下離世。這些悲劇都讓人感到惋惜，並再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照顧者面對的困境，同時亦反映照顧者面對巨大的壓力。政府早前與社福機構合作，設立了 24 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及「照顧者資訊網」，我們期望這些措施能真正幫助到有需要的照顧者，令照顧者能在友善社區環境及服務支援下，進行照顧工作。更重要的是社會裡每一個人願意主動走多一步，體會照顧者的困境及細聽他們的心聲，讓他們感到被明白及關心。

今期《全訊》我們跟大家分享三篇文章。第一篇《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的壓力與跨越》。我們分別訪問了三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家長，了解他們在不同階段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心路歷程及遭遇。他們有的對照顧仍感到壓力，喘不過氣；有的已學懂放下，懂得照顧自己的需要。

第二篇《以老護殘　居家安老的困難與爭取》我們訪問了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簡稱「關顧聯」）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笑芬。關顧聯一直關心照顧者的需要及致力推動完善長者及殘疾人士「居家安老」政策。關顧聯擔心現時服務市場化的趨勢，會令「居家安老」更難達到。笑芬的丈夫因工業意外致下半身癱瘓，她分享由丈夫發生意外至今走過來的經歷。笑芬年紀漸長，擔心以老護殘，身心透支，期望政府能支援照顧者的服務需要。

第三篇文章《寫給作為「照顧者」的您！》我們邀請天主教香港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張靜嫻修女撰寫文章，以信仰的角度為各照顧者打打氣！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家長的壓力與跨越



訪問及整理：楊健濱 孔令瑜（本會幹事）



全港目前有約 6.7 萬名「特殊教育需要」（SEN, Special Education Need）學生，教育局把 SEN 分為九個不同的類別：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ADHD）、自閉症、言語障礙、智力障礙、聽力障礙、肢體傷殘、視覺障礙及精神病。

其中「專注力不足過動症」(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是學齡兒童中較為普遍的腦神經發育相關差異。香港約有 6.4% 的兒童和青年受該症狀影響。ADHD 兒童患者會有持續注意力不足、多動和衝動的症狀，亦會容易出現各種行為和心理問題，包括學習障礙、協調障礙、對立性反抗症或抑鬱症等。家長需要有很大的耐性去應付孩子因障礙影響下的情緒起伏而產生的衝擊，及需要有很大的承載力去面對因孩子行為問題而引起的歧視。由於家長花了太多精神和體力照顧孩子，因此不少家長感到身心俱疲，有的陷入嚴重的精神困擾，有的甚至需入院治療。

今次我們訪問了三位 ADHD 學童的家長，他們面對的壓力和處理手法各有不同。

阿玲：女兒及幼子同被評為 ADHD

阿玲的長女今年 15 歲，就讀 SEN 學校，幼子與長女年紀相差四歲。兩個孩子經評估後，均被評為 ADHD。阿玲憶述，最初大女讀幼稚園時，她不太認識和了解學習遲緩或專注力不足這一回事，每當學校老師投訴女兒上課不專心、經常離開座位及騷擾同學等行為時，她以為這只是小朋友頑皮而已。

女兒逐漸長大後，阿玲發現相較其他同齡學童，女兒無論在說話、認知能力和學習成績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學校於是建議阿玲為小朋友進行評估。經評估後，阿玲的女兒曾接受過言語、物理、職業等治療及訓練。由於政府提供的訓練及支援服務只適用於六歲以下兒童，因此孩子六歲後，其他支援都由校方提供，而目前阿玲的女兒只維持精神科定期覆診服務。

阿玲一開始沒有察覺到大女的情況，長女出生四年後，就懷了幼子。阿玲一開始也只是覺得兒子如一般小孩活躍、喜歡不斷說話及不停扭動身體，難以安靜。她說，有時候幼子就連吃飯的時間，都喜歡在家轉來轉去。經過評估後，兒子也被評定為 ADHD。

照顧者的日常壓力

和丈夫婚姻關係破裂後，阿玲獨力撫養兩個孩子。在獲編配公屋前，一家三口居於劏房，每日出入都要爬五層樓梯，由於幼子不願意走樓梯，所以她每天要背著兒子回家。劏房的隔音設備差，活躍好動的幼子經常滋擾到鄰居。阿玲發覺每隔一兩天，家裡的門口就放滿垃圾，她不知道這與幼子的行為有沒關係，但她選擇啞忍，「密密掃」便算。

帶孩子乘搭港鐵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時，由於車箱內人多擠迫，兒子不停吵鬧，令她感到十分尷尬。阿玲唯有下車，待下一班比較少人的列車到來時，才再次上車。她又曾試過帶孩子看電影，但因為無法控制兒女的突發性情緒，最後氣得把戲票撕掉。由於社會普遍不太理解和接受 SEN 的行為，所以每次帶子女出街時，阿玲都感到很大的心理壓力。

ADHD 的孩子沒有時間觀念，當下要玩就玩，想食就要食，要立即行動，因此每天上學、覆診或參與教會活動時，孩子未必願意去配合，以致經常遲到或甚至缺席，阿玲對此感到很難受。

阿玲表示，幼子每天都要先吃藥，讓情緒穩定下來才能上學，否則他會騷擾同學及遭老師投訴。放學後，由於藥力已過，加上受到長女的影響，兩個孩子一起的時候就變得更加活躍，他們會不停吵鬧，令到本來已經很心煩意亂的阿玲，更加煩躁。

從錯誤中學習

香港生活緊張，不少人都會有咬手指，或撚手皮的行為習慣。如果不停地重複相關行為，並因此而出現損傷，就會被視為病態。有言語治療師指出，當小朋友出現焦慮的狀況，而不懂表達時，或會以撚手來平靜自己。阿玲在偶然一次機會下，看到兒子筆袋內有很多紙碎和手皮，她估計可能是孩子上課時不能專心，就將書本或筆記撕碎，或撚手指。她當初沒有理解這些行為，二話不說就將筆袋內的紙碎及手皮一併清掉，結果卻引來一場母子爭執。

長女方面，由於已踏入青春期，女兒容易受朋輩影響，有時會主動以手機約會男同學出街。經勸導後，女兒知道自己的自制能力不足，所以主動將手機交回阿玲保管，阿玲又鼓勵女兒參與學校的風紀服務，做個好榜樣，努力做好風紀的角色。為了解及應付孩子的情況，阿玲曾參加很多講座，接收很多有關資訊，但都覺得不太有用，她覺得都是要從錯誤中吸取經驗及學習，自己摸索和找出照顧 ADHD 兒童的應對方法。

在疫情期間，中港兩地無法來往，阿玲與家人只能靠手機聯繫。通關之後，她的父母偶然會來香港探望，他們成為阿玲的傾訴對象，同時亦可幫忙照顧孩子，減輕壓力。阿玲的爸爸沒有照顧 ADHD 孩子的經驗，對著兩個活躍好動的

孫兒，有時亦束手無策。阿玲的爸爸只可以在家陪著他們、偶爾接送上學。在爸爸的協助下，阿玲可以在午飯時間在學校從事派飯等兼職工作，這一方面可增加收入，一方面也可以分散一下她平時的注意力，兼職工作就成了阿玲的減壓的方法。

周末的時候，阿玲有時會帶孩子出街「放電」，讓他們在外玩一整天，期盼他們晚上可以快點入睡，也藉此為自己爭取片刻的安靜。即使照顧孩子和日常生活令到阿玲疲倦不堪，但晚上仍難以入睡，有時候需要服用助眠藥物。若孩子的祖母到訪時，阿玲亦會趁機與朋友行山，讓自己休息一下。

在訪問期間，阿玲談得最多都是孩子，關於自己的情緒和心理壓力，她似乎沒有特別處理，只有忍和「夾硬頂」。阿玲希望政府可提供更多緊急暫託服務，讓自己需要到醫院覆診，或有要事要處理，又或自己的情緒快到臨界點時，可以暫託孩子在一個安全而令其放心的地方，令她有時間和空間處理要務或喘一口氣。

阿芝：和女兒由敵人變為朋友

阿芝是我們另一位受訪者。在女兒小時候，阿芝就發現女兒同其他小朋友不同。女兒不單難以與人溝通，容易發脾氣，同時不願意聆聽別人勸喻。阿芝的女兒在兩歲左右到私家醫生那裡進行評估，最後被評為學習遲緩。之後，她一直接受言語治療，但等排到政府服務，女兒剛進入小學，兼收學位便要停止。因學前的服務由社會福利署統籌，就學後便由教育署負責。

最初知道女兒確診的消息時，阿芝感到十分徬徨，故四出尋找治療中心。阿芝表示很多時候，是要靠自己尋找所需的社會服務及支援，而且當中很多都需要付費。在女兒未接受服務之前，阿芝以「敵人」和「世仇」來形容她和女兒的關係，當女兒拒絕做功課，屢勸不改時，她們會發生嚴重爭執，這時阿芝情緒就會崩潰，有時會將功課撕爛。後來透過社工轉介，女兒到基督教勵行會參與課餘託管及支援基層學童計劃後，其學習進度有所改善，同學間相處轉好，母女關係得到緩和，衝突亦有所減少。現在兩人關係如朋友一樣，她會和女兒的朋友一起「吃、喝、玩樂」。

目前女兒就讀中六，亦是藍球隊隊長，與正常的學童沒有分別，每年只須覆診一次，沒有服用藥物。現在她在待人處事方面慢慢成熟，會接納其他人的意見，願意表達自己想法及與其他人溝通。阿芝的女兒即將參加中學文憑試，不少家長會十分緊張兒女的成績，阿芝卻選擇尊重女兒的決定。在訪問當天，女兒參加籃球比賽，阿芝認為這是她中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場比賽，對女兒十分重要，所以支持女兒參加比賽。阿芝認為不管文憑試的結果如何，「都是阿女她自己選擇的，她選擇了打藍球，她便要自己承擔後果。」

阿芝目前在基督教勵行會工作，由當初的義工成為兼職導師，負責協助其他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她不時會將自己經歷與其他家長分享。阿芝同意及早為子女安排評估和接受服務是重要的，而作為照顧者亦要面對和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壓力，要學懂如何舒緩自己的情緒，並多與他人分享，或者懂得「行開」冷靜一下，這都是一個釋放自己的好選擇。



Adam sir：SEN 家長身體要健康，心靈要強壯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12〉

（「所以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瑪 7:12〉）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6-27〉

（「你們縱然動怒，但不可以犯罪；不可讓太陽在你們含怒時西落，也不可給魔鬼留有餘地。」〈弗 4：26-27〉）

Adam Sir 是宣道會的教友，信仰對他來說很重要，以上兩句經文給他很大的啟示，他相信只要心中有上帝，任何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和祂聊天。

Adam Sir 育有一子一女。大女最初被評估為輕度智障和言語遲緩，並懷疑患有自閉症和 ADHD。經多番努力和爭取之後，學校再為其進行評估，結果是評為有限智能，現算是脫離了 SEN 行列。

當女兒在 SEN 學校在學的八至九年期間，Adam Sir 為她尋求了不少訓練課程，包括言語治療、職業治療或興趣班等，希望女兒可以學習與其他人相處，如學習社交禮儀及正面的學習態度等。此外，其女兒就讀小二至小六期間，參加了小女童軍活動，自理能力亦得以改善。經多番努力，摸著石頭過河，不繼尋求不同支援，Adam Sir 自己又不斷學習有關方面的知識，讓大女及自己一起成長，最終讓女兒剔除了「特殊學習需要」的標籤。

小兒子在初時亦被評為輕中度低智弱能，於輕度特殊學校就讀。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失望，反之繼續發掘兒子的潛能，目前兒子學習空手道，並考取了空手道黃帶。

Adam Sir 指出，不少家長因孩子被評為患有某種特殊需要時，就晴天霹靂，或是感到很大壓力。Adam Sir 表示現在資訊發達， SEN 家長可以有很多途徑找到方法幫助這群小朋友。另外，對於專業人士的一紙評估，他認為只可以作為參考，因為專家的評估是特定時間及空間內的評估結果，有限制性的，可是父母長時間對著及接觸小孩子的，只有家長對於自己及孩子的需要最了解的。

坊間很多說法，指 SEN 學童家長要在孩子六歲前的「黃金期」介入治療，這不但有利提高兒童的學習進度，亦有助減少他們不恰當的行為，並讓他們學懂以說話表達需要。Adam Sir 指出，有人亦認為是十歲或者十二歲，不過最重要是家長不要被這些說法影響自己和孩子的發展，無論是什麼歲數，只要家長不放棄，持續為小朋友提供訓練，孩子一定會有進步。

很多 SEN 小朋友的家長，都會因為孩子的不足而失去自信，很多時被在街上或在車上他人的歧視目光嚇怕了。為了舒緩家長的壓力，增強他們的自信心，Adam Sir 嘗試舉辦不同的學習班，以發掘家長的潛能，並透過這些學習班讓家長們可以互相溝通和交流。Adam Sir 在訪問中，勉勵 SEN 家長不要互相比較孩子的好壞，「最好」是沒有定義及特定的標準，最重要是家長心靈強壯。

結語

我們訪問了三位 SEN 的家長，三位家長的情況各有不同。每個小孩子都是父母的珍貴寶貝，三位家長都懷著最大的愛心用了不同的方式去面對及跨越生活的種種障礙。我們期望藉著這些訪問，讓大家可以更加理解、體諒和明白他們的處境，日後在生活中，在交通工具上、在學校或在堂區裡遇到他們時，可以給予他們一個支持與信任的目光，關心與慰問，為有需要的朋友伸出援手。

「誰若只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一杯涼水喝，因他是門徒，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失不了他的賞報。」〈瑪 10:42〉

以老護殘
居家安老的困難與爭取

訪問及整理：孔令瑜 楊健濱 （本會幹事）



照顧者是有需要的人的守護者，但一直以來都較少獲得社會的關注和支援。本港過去半年接連發生接近十宗涉及照顧者的倫常慘案，事件不但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也揭示社會對照顧者情緒及服務支援不足 。「以老護老」、「以老護殘」及「以殘護殘」的情況在香港越來越普遍，照顧者本身也有身、心、社、靈方面的需要。在缺乏支援下，他們往往承受巨大的壓力。

當親人突然發生意外，家庭成員不但束手無策，有時候更感到身心無力。患者的家人或照顧者需要面對生活上一連串的照顧難題，例如如何陪同患者去看醫生、準備哪些復康工具、如何在家裡設置無障礙裝置等；又或當家人需要覆診時，怎樣以最快捷的方法預約一輛計程車或預約無障礙復康穿梭巴士等。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須在短期間解決時，實在令人感到非常吃力和恐懼。

由社會福利署（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的 24 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自 2023 年 9 月投入運作至去年 11 月，共收到超過 2,500 宗求助，惟服務照顧者的「關注殘疾人士照顧者平台」認為專線只能夠提供服務轉介或短時間的情緒支援，長遠而言，照顧者個案需要須由社工跟進。

笑芬的「新」生活

十四年前的 11 月份，在貨櫃碼頭任職吊機工人的吳先生，被跌下來的機器壓傷，經過幾次大手術後，雖然成功保住了性命，但下半身癱瘓，終生都要坐在輪椅上生活。

笑芬（吳先生的妻子）感激在意外發生後，醫生和社工給她的指導，協助他們適應「新」生活。笑芬亦到處查詢照顧殘障人士的資訊。她接受了由醫生及物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士提供的「照顧者基本訓練」後，就著手向房署申請改裝家居，令丈夫的電動輪椅出入更方便。目前家中除了有護理床之外，也有吊機及復康單車等設備。笑芬一邊照顧丈夫，一邊慢慢改變自己的生活，



關顧聯同工及受訪者笑芬（中）

適應突如其來的巨變。幸好笑芬的兩個兒子，能體諒和幫助笑芬分擔家務，減少她不少壓力。

作為照顧者，一定會明白當中的壓力和辛酸。笑芬亦不例外，廿四小時的照顧工作不時令她感到疲累和窒息。她曾到過老人院視察環境，打算把丈夫送進去照顧，但後來又覺不忍心，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一切照顧障礙。笑芬有感始終是夫妻，她不想讓丈夫孤苦伶仃、獨自在老人院生活。笑芬在街站認識了支援照顧者的「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以下簡稱「關顧聯」），並在當中學懂如何照顧自己及舒緩壓力。目前她和丈夫有時會一起外出去吃早餐，或者到附近公園呼吸新鮮空氣，和鄰居聊聊天等。

經濟支援：照顧者津貼門檻高

除情緒壓力外，照顧者的經濟壓力亦不容忽視。吳先生發生意外後，家中添置了很多復康儀器。除了支付一次性的購買及安裝開支外，笑芬還要應付儀器電池和零件之保養和維修費用。此外，還有尿喉、尿片等醫療用品開支，每個月的支出不菲。

政府於 2014 年開始實行「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讓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可在護老者協助下，得到適切的照顧及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安老。有關計劃於 2023 年 10 月恆常化，每月津貼由 2,400 元增加至 3,000 元。但其中一項條件是規定護老者須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過去幾年，笑芬曾獲得兩千多元的照顧者津貼。但當她年逾 65 歲，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後，就失去了領取照顧者津貼的資格，目前只能領取約四千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對於申領了長者生活津貼，就不獲發照顧者津貼一事，笑芬感到有點激動和無奈。笑芬指出：「並非每個家庭都能像我這麼幸運，有兩個懂得體恤媽媽的兒子支持生計。」

關顧聯指出，照顧者津貼自 2014 年推出以來，至今已近十年，即使 2023 年 10 月計劃恆常化後，政府都沒有放寬其申請門檻，津貼受惠對象只限於未受惠於現有社會安全網保障的低收入照顧者。相比全港逾 50 萬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僅有 2%， 即不足一萬人受惠於照顧者津貼。社會上「以老護老」、「以殘護老」、「以老護殘」等個案比比皆是，即使不少長者身體狀況未如理想，但他們仍肩負沉重的照顧工作。面對著疫情及生活的困境，他們仍需照顧家中老弱或殘疾成員。在這情況下，政府更應肯定這些低收入照顧者的辛勞及向其提供更好的支援。

去年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之前，關顧聯曾到政府總部遞交意見書，笑芬亦有一起前往，以及出席記者會發言。「作為照顧者，真的很辛苦！因為要廿四小時全天候在身邊，即使上班一族，都會有放工休息的時間，但照顧者卻沒有。」笑芬希望社會人士和政府都能明白和體諒照顧者的辛酸，多關注他們的處境，減少照顧者的悲劇發生。縱然目前社會上多了聲音討論及關注照顧者議題，但在《施政報告》上針對照顧者的支援措施仍未完善，而照顧者津貼的申請門檻亦未放寬。

照顧者身份認同

去年 9 月底，政府推出 24 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 ，並由社福機構營運，提供情緒支援、解答照顧者問題，並適時轉介服務等，以方便照顧者尋找資訊及得到支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在電台訪問中指出，推行一個半月以來（截至上年 11 月中），熱線共收到約 4500 個來電。初期每日收到約 300 至 400 個來電，至後來下降或少於 100 個 。局長指約三成來電屬查詢服務，約兩成需要情緒支援，不足 2% 則要求提供暫託服務。

笑芬沒有使用過這條熱線，反之她認為「平安鐘」則比較穩定和安全，因為不用長時間在線等候回覆。但無論是熱線還是津貼，笑芬最希望得到的是政府和社會對照顧者身份的認同。關顧聯同工指出，除了提供熱線查詢和輔導以外，還應在資源上給予照顧者更大的援助，例如須下調照顧者津貼的申請門檻。另外，更重要是讓更多人及社區人士認識當照顧者是甚麼一回事。很多時候照顧者都是不被看見，大家只是看到社區上有很多需要照顧的人，但有沒有看到誰在照顧他們？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服務又從哪裡來？很多時候被照顧者與照顧者是如影皆雙。長者中心設有長者的服務，殘疾的機構設有殘疾服務，但很多時這些服務都沒有針對照顧者的需要。

除了關心長者及殘疾人士之外，關顧聯認為照顧者都需要被關顧。對照顧者來說，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喘息空間是很重要的。以笑芬為例，丈夫在其五十多歲時發生意外，十多年後笑芬已是接近七十歲的長者，體力已大不如前。事實上，笑芬的身體亦出現一些小毛病，如腰骨痛、腳痛等。笑芬現在學會爭取時間和空間讓自己休息和減壓，並參加關顧聯的喘息小組，過程中有助她喘息和放鬆。

在每天繁忙緊張的照顧生活當中，關顧聯希望照顧者都可以找到「為自己而存在」的空間，不僅是為被照顧的人而活，而是為了自己而存在。如果照顧者未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或全身投入「照顧人」的角色，而忘了怎樣去放鬆自己，結局可能不堪設想。

復康巴士和「鑽的」

因為受傷的關係，吳先生每三個月需要到醫院覆診和取藥。對笑芬而言，初期每次的出入醫院都會感到無助和痛苦。每一次到醫院，她都要預計復康巴士的接送時間。復康巴士需要接載不同需要人士。笑芬舉例，若覆診時間是下午 2 時，他們要在上午 11 時上車，但巴士不是直接開往醫院的，它還駛去其他地區接載其他有需要人士，才會駛去醫院。診症過後，他們又要在醫院內長時間等候復康巴士到來接載回家。一來一回，每次覆診便要花上大半天的時間。後來笑芬的兒子決定儲錢買車，以便接載爸爸出入醫院，問題才算是解決。

但若遇上兒子上班的日子，不能接載吳先生的話，而復康巴士又沒有座位空缺 ，那就只有預約「鑽的」- 即可接載輪椅直接上落的無障礙的士。但「鑽的」的車資昂貴， 來回約共 500 元。笑芬希望政府可增加資源，改善復康巴士的安排。對於乘搭港鐵，笑芬亦有一番感受。她指出，由於輪椅人士必須使用站內升降機，但很多健全或年青人不會因為見到有殘障人士而讓他們優先使用或讓出空間。笑芬認為港鐵對殘障人士而言並非最方便的交通工具。笑芬希望港鐵可以另設獨立車卡，供殘疾人士使用。

政府資源

每個持分者都希望政府增加資源，提供適當服務。然而，目前社會用在照顧者上的資源是比較少的，服務都是集中在被照顧者身上，如長者中心的護老者團隊之類。民間團體一直希望政府可設立一站式支援中心，不過關顧聯擔心政府會因此將照顧的責任推給市場，讓自由市場去填補



這類服務的漏洞。關顧聯認為並非每個家庭都能承擔自由市場上私人護理服務的開支，而且現時政府對市場服務的監管亦不足 。

政策層面上，關顧聯認為有很多服務缺口需要填補，例如照顧者津貼計劃須由社署邀請才能參加，另外必須進行入息審查和資產審查。然而，資產審查需時，而入息及資產門檻亦過高。笑芬感嘆不論是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服務的輪候人士，都要「夠弱夠殘」才能成功申請 。笑芬說，由於她在丈夫發生意外前三個月已失業，所以其戶口資產所餘無幾，她才可成功申請照顧者津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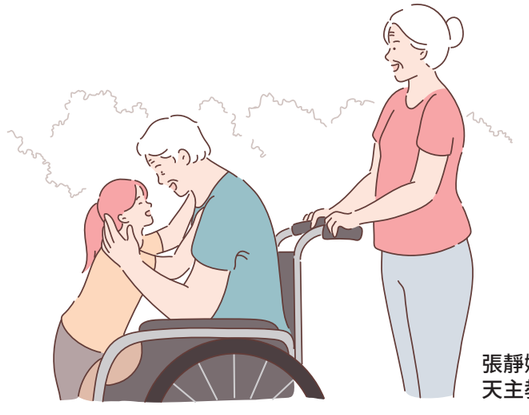
事實上，照顧者津貼是用以補貼因照顧而衍生之開支，讓照顧者之家庭可於社區繼續生活。關顧聯建議政府在制定有關政策前，必須從政策層面建立一個統一而清晰的照顧者定義，並將其落實在所有照顧者相關政策及措施上。此外，照顧者先要覺察到自身「照顧者」的身份，才會懂得向外尋求協助及支援。 與此同時，政府才能繼以統計出照顧者的人數，使社會資源更有效分配。

居家安老

現在越來越多社會福利服務由自由市場提供的。政府去年恆常化「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雖然市場化不一定是萬惡，但是否一定用市場去提供社會服務呢？當市場有適當的監管時，是不是可以利用私人的市場去處理安老問題呢？關顧聯覺得這是有待探討的問題， 現階段無論是配套上或是經濟支援上，都很難依靠私人市場的社會服務去實踐「居家安老」的政策。關顧聯指出，笑芬已是較為幸運的個案，因她的兒子願意提供生活及經濟上的支援。香港已經是一個老年化的社會， 很多長者都是孤苦無依，缺乏家庭或親友方面的支援。

當社會出現照顧者的悲劇時，政府就推出照顧者熱線。政府的施政思維必須靈活創新， 必須建立一個長期護理的框架及數據系統，當中須包括對所有持份者的需要進行分析，如照顧者的需要、專業輔助醫療人員及醫生護士的需求，以及協調社區的社福服務及公私營醫療服務系統的運作。簡而言之，若政府推動「居家安老」，但沒有給予照顧者支援，或做好其他系統的協調，「居家安老」只會是空談。

寫給作爲「照顧者」的您！



張靜嫻修女
天主教香港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

當你看到「照顧者」這名詞，你會聯想到什麼呢？你會覺得跟你沒有關係嗎？還是腦海中浮現了一些人生經歷的片刻、百般滋味在心頭呢？

筆者是天主教香港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的同工，現職於一間公立醫院的天主教牧靈部。在思考今期主題「照顧者」時，想起了曾經接觸的一位年長病人。 病人 (婆婆) 育有三名子女，其中一位已婚，另有一名智障兒子和一位女兒。婆婆的丈夫在疫情中入院後短時間內去世，她很內疚未能見到丈夫最後一面，她反複質問自己：「不是即使未能進病房，也應該在外邊遙遠地祝福臨終的丈夫嗎？」兩老三十多年來用心盡好「照顧者」的角色，養育、照顧智障兒子。丈夫去世後，她獨力照顧兒子。另一位女兒原打算婚嫁，但不忍看到年老母親帶著悲傷內疚的心情，獨自擔當照顧者，故此她放棄了婚姻，決心留下跟他們一起同住。你可以想像婆婆的心情，她至今仍未放下；對於女兒的決定，她更是難受，覺得自己拖累了女兒。這家庭的生命故事，給我很多的反思，留院的婆婆在病患中，她是一名被照顧者，然而這「被照顧者」身體病弱的背後，原來隱藏了一個作為「照顧者」辛酸的故事。看過婆婆的故事，你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嗎？讓我嘗試跟你分享一下其中的信仰反思。

主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的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路 25:40, 35-36)

你相信嗎？今天主耶穌也對你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罷！」(路 25:34) 或許你因為作為「照顧者」的過程出現的負面情緒和遇上的挑戰而自覺不堪當接受主的稱讚。請細閱以下的分享，主耶穌要讓你知道「祂明白你的處境」！

當你跟瑪爾大一樣 (路 10:40)，在照顧工作忙亂中發出疑問：「主，我的妹妹 (家人) 丟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介意嗎？請叫她來幫助我吧！」在你感到無助，在照顧上缺乏資源 (包括金錢、精力、時間、健康等) 時，請你靜心聽聽主的話：「瑪爾大，瑪爾大，你為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惟有一件。」

究竟為你這「惟一需要的」是什麼呢？我相信在寧靜中各人會在內心深處聽到主耶穌給你「獨一無二」的答案。主耶穌希望你體會到「祂是厄瑪奴耳」、祂是與人同在的天主 (瑪 1:24)。在你的混亂中，祂臨在、祂陪伴你。

讓我們求主賜恩典，讓我們由衷的唱出「不再有憂慮、不再有害怕，與主在一起，什麼都不缺。不再有憂慮，不再有害怕，有主就滿足。」(泰澤歌詠)

當你感到身心疲累時，請聽聽主耶穌的話：「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 主耶穌要對你說：「不要自己死撐，讓我跟你分擔勞苦吧！在我的福傳生活中，我也有疲憊的時候，我也有需要休息的時候；記得我在船上睡著了 (瑪 8:24)，在井旁我要求婦人水喝嗎？ (若望 4:7) 在我的苦路上，我也接受過西滿的幫助 (谷 15:21)，即使他的協助是片刻的，我內心感到很大的安慰。同樣，我也希望在你的苦路上給你支持、安慰。我們一起面對吧！請緊記：「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 (瑪 11:30) 跌倒、休息一回、再起身前行吧！「有我的恩寵為你足夠」(格後 12:9)。

當你感到悔疚，覺得對所愛的人總是照顧不周、愛得不夠時，十字架上的主耶穌邀請你一起向天父祈禱：「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交托，不是放棄，而是相信天主是愛，相信祂比我們這有限的人照顧得更加周全；交托，是相信我和所愛者的生命都不在自己掌握之中，天父的愛才是我們生命的根源和終向。把自己和所照顧的人交托給主，我們就可以跟主耶穌一起放心大膽的說：「完成了！」 (若 19:30)

當你在懷疑究竟自己的付出是否有價值，你會否枉費努力時，請你緊記成為「照顧者」是一項崇高的召叫，被召成為「你兄弟的看守人」(參閱：創 4:9) 我們有一位「在天的父」(瑪 6:9)。照顧者不單只是人生旅途中無數角色中的其中一個，而是分擔天父作為照顧者的天職。「天主是孤兒的慈父，是寡婦的保護」(詠 68:6) 或許你仍在問：天父怎樣照顧我們呢？

請你打開心目，「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獲，也不在糧倉裡屯積，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瑪 6:26) 縱使天父回應我們祈求的方式常超乎我們所想的，而「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主慈頌) 天父沒有免去我們人生的痛苦，因為那是血肉人生必經的。不過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 ..」 (若 3:16) 祂把自己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給我們作為保證。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是我們困苦中最大的安慰和希望，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堅持到底、愛到底的人！天主的愛總不叫人失望！

天主的臨在和陪伴是我們在生命中最大的依靠；正因為有如此的靠山，我們才有愛的能力，「我們愛，因為愛是出於天主…是祂先愛了我們。」(若一 4:11) 願主的愛給你安慰，給你力量，在你照顧近人時，願你體會到天主在照顧你、愛你；祂欣賞你、支持你！



共同致力創建我們的城市
——初探北部都會區發展

陳嘉琳（本會幹事）



新田魚塘
圖／香港觀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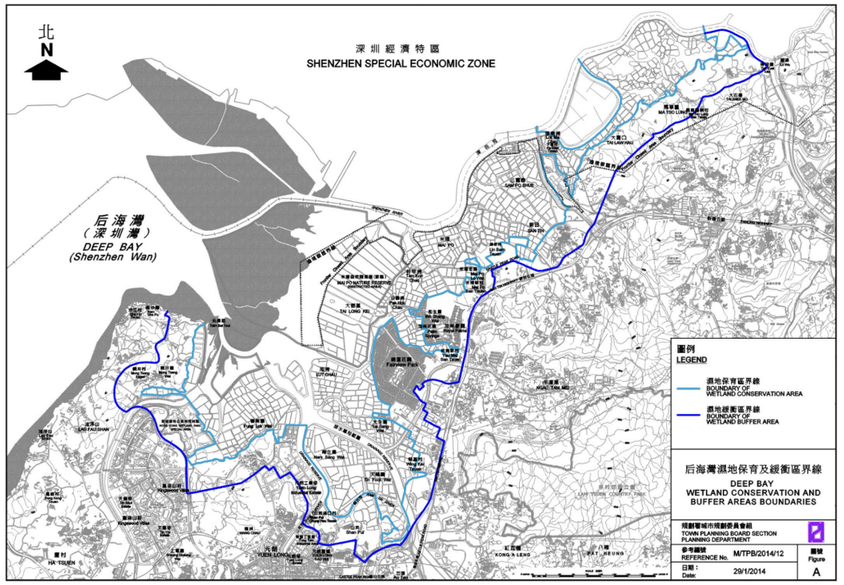
人類聚居而生出城市，城市好比一個由人創造的生命體，由我們建設、拆除又重建。這些年來人類不斷發展，兩百年前不到一成的人住在城市，現在全球約有超過五成人住在城市。城市之所以迷人不僅僅因為基礎設施或經濟增長，當中還包含了人與人密集的連結互動、與其他受造物共享資源。

在香港，城市集中了我們居住、工作、日常生活的一切。與之對比就是鄉郊，我們有沒有戴著有色眼鏡去觀看鄉郊，嫌棄鄉郊山旯旮、落後，勢要將鄉郊變妝成城市呢？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尚未完成興建，政府就說要進一步發展新界北部，再造一個新的都會區。天主創造天地萬物讓人類管理，就是叫人無盡地開發所有土地資源作城市嗎？

教宗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時就提到了城市發展要考慮多個面向，「在作出可影響市區或郊區地貌的介入之時，應考慮如何整合不同的因素，因而對本地居民生活形成一致且有意義的框架。近人不再被視為陌生人，而是大家共同致力創建的『我們』的一部分。基於同一理由，能在市區和郊區撥出一些受保護的保留地，免於人為干預而經常改變，是頗有幫助的。」（#151）教宗呼籲我們在規劃時必需想像人與人、人與受造物的互動和影響，不只是為了個人需要。

香港城市規劃的矛盾

香港的城市規劃充滿巧思，多年來政治經濟中心都在維港兩岸，後來的新市鎮為滿足人口住屋需求，採用垂直發展，留下大幅未開發土地作保育以作平衡。然而新市鎮只以住屋和社區作思考，缺乏工作機會，這種中環中心、睡房城市規劃一直以來都為人詬病。不少工人每日花大量時間來回市區通勤，為了可以節省通勤時間，大家對於鐵道慢慢延伸都毫不反感，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更都市化、更方便。新樓盤總以幾分鐘到九龍或港島以作招徠，城市化的速度不斷增加，未有鐵道的鄉郊就顯得格格不入，被認為是香港發展的落後部分。



后海灣濕地及緩衝區界線
后海灣地區於 1994 年根據《拉姆薩爾公約》列為「國際重要濕地」。城市規劃委員會早制定規劃指引，除非已進行進行生態影響評估，而其結果為發展項目不會造成不可緩解的負面影響，否則不得在緩衝區展開任何發展項目。
圖／規劃署（2014）

由新市鎮到擴展新市鎮都是以回應需求式規劃發展，長期滯後於香港居民和業界發展需要。新的都會區意念則想打破舊有陋習，預先考慮香港未來人口增加和整個香港的產業發展。上屆政府於 2021 年公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策略》）[1]，擬發展沙頭角、上水、新田、元朗至流浮山等 3000 多公頃土地，提供超過 50 萬個新住宅單位，預計容納 250 萬人口，規模相當全港三分之一人口。政府在去年 10 月 30 日發布《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綱領》）[2]，用新產業驅動新界發展，銳意發展四大領域：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創新科技、口岸商貿及產業，以及康樂旅遊生態等。

然而，新發展還是未有全面考慮環境保育的需要，當中的補救式保育策略受到多位生態專家關注。在 2021 年的《策略》中提及收取約 700 公頃私人濕地及魚塘作保育，並設三寶樹、南生圍等五個濕地保育公園，連成一系統。但今屆政府早前發表的《綱領》只提及興建三寶樹公園，擬建公園面積更減少 35%，部分被剔出的魚塘及濕地位於擬議新田科技城發展範圍，令人擔心保育是否只是一個幌子。在 10 月的《綱領》出爐後，十多位本地生態環境專家聯合撰寫《濕地——北部都會區抗禦氣候變化的關鍵》聲明書[3]，認為《綱領》強調城市發展，漠視生態保育，甚或降低香港的城市氣候抗禦力（Urban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對此十分失望。

衰弱的城市氣候抗禦力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也可以理解生態學家們的擔憂不無道理。香港市民應見識過極端天氣的威力，如去年破紀錄的高溫和豪雨，港鐵罕有地需要停駛。若大家已被去年 9 月的「500 年一遇」暴雨嚇怕，未來就更要戒備。根據中文大學建築學系聯同香港大學、科技大學團隊剛發布的研究[4]，未來極端暴雨將更頻密、降雨量增加。其中「最高一小時雨量」或逾 230 毫米，較去年 9 月的「500 年一遇」的 158.1 毫米紀錄多逾四成，至本世紀末甚至逼近 300 毫米雨量。專家建議不要用過去的數值設計、規劃或管理將來的



黑臉琵鷺在魚塘覓食的情況
圖／香港觀鳥會

香港。這一切都提醒我們氣候危機逼在眉睫，我們有需要在下一次災害來臨前加強城市氣候抗禦力，讓我們有足夠能力抵抗、適應和復原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

在討論增加城市氣候抗禦力時，我們需要回答兩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如何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有誰受到影響？由地區出發對症下藥去制定一個多元、有危機感以及有遠見的政策。香港未來面對水平面上漲、更密集的颱風、豪雨和酷熱的夏天，受影響的多為居住在低窪地區的居民、在戶外工作的工人和脆弱的自然生態。可是，從《香港 2030+：智慧 、 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和現在《綱領》所提的保育都是舊酒新瓶，未見有大轉向。

新界北部的魚塘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增強城市氣候抗禦力。魚塘不單是養魚戶的生計，大幅的魚塘具龐大吸水功能，在暴雨時儲存大量雨水，防止市區受洪水侵襲。比起渠務工程，魚塘和濕地更能照顧到其他受造物的需要，一直都是水鳥和冬候鳥重要的棲息和覓食地。城市化將熱力存在水泥當中，令炎熱的夏季變得更難受。相反，濕地可調節微氣候，有助降低石屎森林的氣溫，減少對生態系統和水資源的負面影響。就此，濕地保育在北部都會區發展就應該佔一個更重要的席位。

氣候在變化，但我們呢？

我們都有份創造我們的城市和環境，要回應現時的問題，思考香港未來的規劃發展，就要由自身反省出發。「若說目前的生態危機只是現代倫理、文化、靈性危機的一個微小徵狀，要是我們不先恢復所有基本的人際關係，也無法恢復我們與大自然和環境的關係。」（#119）今天起，我們從冰冷的石屎森林中覺醒，多到自然走動，重新與其他人、受造物連結，由此共同建構我們的城市。

註腳：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2021）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2023）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 2023
3. 香港 01（2023）。濕地——北部都會區抗禦氣候變化的關鍵
4. 中大新聞中心 (2023)。中大領導聯校研究推算香港於 2040-2049 年 熱夜增五成　極端降雨增逾四成

福傳使命不能忽視窮人

李穎妍（本會幹事）





《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是教宗方濟各頒布的首份宗座勸諭，內容涵蓋講道、社會正義、家庭、宗教交談、婦女和平信徒在教會內的角色等多個主題。教宗在勸諭中闡述教會的福傳本質，並分享他對整個教會發展的願景。

2023 年是《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出版十週年，聖座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於去年 11 月 24 日舉辦研討會，教宗方濟各致函研討會的參加者，強調教會的福傳使命和基督徒生活不能忽視窮人，「因為我們救贖的整個歷史以窮人的臨在為重。」

教宗說，耶穌自己成了貧窮的，祂誕生在馬槽裡，用自己的雙手工作來養活自己，窮人在祂的心中有一個特殊位置。為此，教會不得不將窮人置於中心。這不是政治，不是社會學，不是意識形態，這純粹是福音的要求。每一名基督徒都虧欠對窮人的愛。

教宗表示，他在《福音的喜樂》中已經明確指出，不平等是所有社會弊病的根源，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窮人以及其他問題，必須進行思想和社會結構上的深刻改變。他引用《福音的喜樂》就這兩方面加以說明。

教宗表示，我們必須有新的思維，以團體為大局，承認所有人的生命遠比少數人所擁有的物資更為優先。我們需要在生活上實踐精誠團結的信念，將原屬於窮人的東西歸還他們。我們還要多聽其他民族或地區的呼求，不可忘記地球屬於全人類，和為了全人類而存在；一些人出生在資源少或不太發達的地區，並不能將他們欠缺尊嚴的生活合理化。

這種新思維所創建的社會結構，必須摒棄市場的絕對自主權和金融投機，並消除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性因素。經濟政策應以每個人的尊嚴和公眾利益為基礎，經商應以公益為重，努力增加世界的物資，並使物資能流通到所有人。教宗表示，促進均富不僅要求經濟增長，還要求運用決策、規劃、機制和流程，來促成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創造就業機會，以及促進窮人的全人發展，而非單純的福利思維。

教宗認為，如果沒有思想和結構上的改變，我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氣候、公共衛生和移民危機，特別是暴力和戰爭的加劇，使整個人類大家庭都處於危險之中。因為不平等不但滋長暴力，氣候、公共衛生和移民危機也是源於經濟的不平等；這種經濟扼殺、丟棄和摧毀了大地姐妹，自我中心的思想亦助長了這些情況。

借此《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頌布十週年之際，教宗呼籲我們傾聽大地和窮人的呼聲，好能履行福傳使命，效法耶穌的生活，並為解決人類面對的重大問題作出貢獻。

戰爭與性暴力

孔令瑜（本會幹事）



圖片 1

面對戰亂，男人被殺害、女人被強暴似乎是大部分人對於戰爭的基本認識，也不斷重複地在每一次的戰爭中發生。女性在戰亂期間面臨著巨大的性暴力風險，不論是在衝突發生的地區或逃亡途中皆然，令人痛心的現實是，對女性施行性暴力，早已被默認為戰爭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這種出於政治、軍事或經濟目標來控制領土或資源的動機，與衝突有關的性暴力（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CRSV)）經常被用來針對平民，為他們帶來長期的創傷和羞辱，家庭和社會結構被破壞。這種暴力也被暴力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者使用的策略之一，當中婦女和女童是 CRSV 的主要受害者。

慰安婦制度：不可磨滅的黑暗歷史

在二戰期間，日本軍隊和佔領軍在亞洲各地進行了廣泛的侵略行動，其中包括了不少與性暴力相關的案例。於 1937 至 1938 年日本佔領南京期間，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女和女童遭受了強姦、性侵犯和性暴力。此外，日本透過設立慰安婦系統，強迫大量的婦女和女童成為日軍性奴。這些受害者來自日本國內以及日本佔領的亞洲國家，包括韓國、中國、菲律賓等。

戰後，慰安婦問題成為日本與其他受害國之間的爭議和糾紛的焦點之一。儘管幾十年已過去，大部份受害者已離世，但她們在生前持續不斷的控訴，而倖存者亦繼續以餘生的努力，以捍衛正義和還原歷史真相，提醒世人不要忘記這段黑暗的歷史。

南韓前慰安婦受害者李容洙與其他已故前慰安婦家屬，於 2016 年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提告，當時法院認定日本享有不受韓國法院管轄的國家主權豁免權，駁回訴訟。李容洙等再次提出上訴。首爾高等法院於 2023 年 11 月 23 日駁回判決。法院指出，根據習慣國際法，韓國法院對日本政府具有裁判權。法院指被告（日本政府）行為違反韓國民法，裁定日本政府全額支付原告要求的賠償金，即每人 2 億韓元（約合港幣 119 萬元）。日本外相上川洋子雖然對判決稱「絕對不可接受」，但卻沒有對韓國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二審判決於 2023 年 12 月 9 日生效。



圖片 2

目前在南韓的慰安婦倖存者都已經超過 90 歲，她們在審訊前後的記者會和聽證會上呼籲年輕世代應了解歷史真相，要求日本政府應誠摯懺悔。93 歲的李玉善（Lee Ok-seon）表示：「我們年紀都很大了，每年一個接一個地去世。從歷史上來看，戰爭也許已經停止了，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還在繼續。我們要讓日本天皇到這兒來，跪在我們面前誠心道歉。（不過）我覺得，日本人就是在等著我們死去。」

於 2019 年 1 月去世的金福童，是南韓最初反對戰爭性暴力的指標人物。金福童在二戰期間，被日軍遣送到多國作為性奴隸。她在 1990 年後，才有勇氣聯同多名受害者說出慘痛歷史。從媒體的訪問中，金福童指出她一生未婚，「這輩子未曾擁有愛情」。金福童 1926 年出生，1940 年，年僅 14 歲的她被日本官兵強行徵召，表示要遣送她去服飾工廠工作，但在其後的五年間，她被送至東南亞多地充當日軍「慰安婦」。戰後，她在 1947 年回到家鄉初期，跟大多數慰安婦受害者一樣，選擇掩蓋過去的傷痛，以避免招來社會的異樣眼光，她必須服用藥物，無法生兒育女，靠酒和香煙渡日。

稻田中的紅色房子

韓國慰安婦的數量現在已經減少到不足十人；台灣最後一位已知的慰安婦倖存者在 2023 年 5 月去世。在菲律賓，最後一批慰安婦倖存者則剩下幾位婦女，她們組成團體「Malaya Lolas」（自由祖母），經常在村莊聚集。二戰期間，她們在家被日軍帶走，並被拖著進一間位於稻田中的紅色房子中，反覆遭到日軍強暴。儘管年紀已經越來越大，每位都超過 80 甚至 90 歲，她們的記憶亦逐漸模糊，但仍鍥而不捨地奮鬥，希望得到日本的公開道歉和賠償，這心願數十年來一直無法實現。

其中一位組員 Maria 向外媒指出，那座紅色殘破房子至今仍在，直到今天，她每次從高速公路看到那座房子時，傷痛仍會湧現。小時候的 Maria 有很多夢想，但戰爭奪走了她的童年，亦帶走她的父親。為了逃避日軍，她和家人不斷搬家。然而，她自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嫁給了一個農民並組織了家庭。許多菲律賓慰安婦在社區和自己的家庭中遭受歧視，孤獨終老。

日本政府堅持，菲律賓婦女尋求賠償必須得到該國政府的支持。「自由祖母」曾向菲律賓



圖片 3

政府提出要求，甚至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未能成功。於是她們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提出申訴，CEDAW 在 2023 年 3 月裁定，菲律賓政府必須對這些祖母進行賠償，並為他們數十年的苦難和被歧視的際遇公開道歉。CEDAW 委員馬里恩·貝塞爾（Marion Bethel）表示：「對這些在菲律賓過去被噤聲、被忽視、被忽略並被抹去歷史的受害者來說，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勝利時刻」。

戰後日本政府長期迴避這項歷史罪孽，甚至有官員聲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日方曾強擄婦女」、「慰安婦是職業妓女」。許多日本政客繼續堅持，慰安婦是自願充當軍妓。在韓國國內，慰安婦問題也引發社會內部的分歧和歧視，有人，對慰安婦受害者抱持較為冷漠或否定的態度，認為她們當時前往日本，只是為了賺快錢，而並非被強迫。

以強暴作為「種族滅絕」的手段

二戰之後，亦發生過很多駭人聽聞的大規模武裝衝突性暴力事件。在當中以軍隊、國家為性暴力加害者的例子更屢見不鮮，女性更常成為加害的目標。例如 1991 年的前南斯拉夫內戰中，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以及波士尼亞軍隊，都被指控在佔領地區內大規模地強暴他族女性 [1]。伊斯蘭國綁架了許多不同宗教的女性為性奴隸，而在非洲、象牙海岸、剛果共和國以及南蘇丹等地的戰爭都導致了無數女性遭遇性暴力。

此外，亦有多場戰爭、衝突，發生軍隊以系統性的強暴作為「種族滅絕」（Genocide）的手段。事件過後遺留的受害者、孩童權益，以及責任歸屬問題，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1994 年的盧旺達種族衝突中，有高達五萬名的圖西族女性遭到胡圖人強暴，許多女性因此感染愛滋病毒，或是懷孕並生下兒女。這場種族屠殺發生在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衝突，導致約 80 萬人的死亡。從 1994 年 4 月至 7 月中的 100 天裡，約 80 萬人遭到殺害，而婦女成為性暴力和強姦的主要目標。根據聯合國的數據，至少 25 萬名婦女遭受了大規模的性暴力和性剝削。當中許多婦女淪為性奴隸，加害者故意傳染愛滋病 (HIV)，目的就是希望斷絕下一代，令圖西族人絕種。加害者除了是胡圖族政府軍和親政府的民兵組織「聯攻隊」(Interahamwe) 外，許多是當地的男性，甚至是她們熟識的鄰居。

大部分受害人都沒有告訴孩子，他們是在性侵懷孕後出生。這些受到性侵的婦女共誕下 2 萬個嬰兒，成為這場悲劇活生生的證據。和在大屠殺期間失去雙親的小孩不同，當地人輕蔑地稱這些小孩是「凶手之子」，他們過著貧困的生活，比起同齡小朋友，他們感染愛滋病與遭到家暴的機會更高。盧旺達當局沒有擬定政策來幫助這些孩子，他們並不被認定為大屠殺下的「倖存者」，亦得不到那些特定給倖存者的援助，只能透過他們母親在大屠殺後從一項專門支持基金所得到的支持，間接受到援助。[2]

從 4 歲到 83 歲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 1993 年（2006 年改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宣佈，系統性的強暴跟軍事性奴役為違反婦女人權的「危害人類罪」，可受到懲罰。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明確指出，武裝組織在戰時實施的強姦行為屬於戰爭罪。儘管有國際公約的規限，但在近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中，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女性也面對著相似的威脅。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在 2023 年國際婦女節中指出：「女性總是首當其衝地遭受戰爭的殘酷。她們始終處於衝突的前線——她們是士兵和戰鬥人員、是醫生和護士、是志工、是和平社運人士、是社區和家庭的護理人員、是國內流離失所者、是難民，更常常是受害者和倖存者。」[3]

聯合國烏克蘭問題調查委員會（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Ukraine）於 2023 年 9 月發表報告，指出調查人員對被佔領區進行多次證據收集後，指出烏克蘭人民遭受了俄羅斯軍隊的系統性性暴力。受害人的年齡範圍是從 4 歲到 83 歲的婦女、男子和女孩。「對俄羅斯來說，性暴力是創造恐懼，震懾民眾的手段之一，也是他們要徹底擊垮烏克蘭的手法。」聯合國性暴力調查特使 Pramila Patten 指出，俄軍的性侵暴行，屬於「軍事戰略」的一部分，也是「一項蓄意策略，使受害者非人化 (dehumanise)」。[4] 她指出，受害者大多是婦女和女孩，但也有男人和男孩。



教宗方濟各獻俄羅斯和烏克蘭於聖母無玷聖心《奉獻頌》節錄

我們的母親，請聆聽我們的祈求。

光耀海星，請不要讓我們在戰爭的風暴中蒙難。

結約之櫃，請啟發我們和好的計劃與途徑。

「人間的天鄉」，請將天主的和諧帶回到世界。

請平息仇恨和報復的心，並教導我們寬恕。

請將我們從戰爭中解救出來，保護我們的世界免受核武的危害。

玫瑰之后，請喚醒我們祈禱和彼此相愛的需要。

人類大家庭的母后，請指引世人走上手足情誼的途徑。

和平之后，請為世界帶來和平。

註 1 資料來源：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732/6179268#sup_1

註 2：參考資料
a.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3619
b.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8104?page=

註 3 資料來源：https://www.amnesty.tw/node/14352
註 4 資料來源：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47462

圖片 1 為當時內戰的盧安達難民。 圖／美聯社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732/6179268#sup_1

圖片 2 烏克蘭婦女面臨的不安全條件，增加了在公共場所受到騷擾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風險 (歐洲通訊社)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more/women/

圖片 3 烏克蘭女議員指出，有無辜婦幼遭到俄軍性侵虐殺。（示意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319/2211473.htm

關社禱文

請為照顧者祈禱

求主賜給他們忍耐和愛德去克服各種困難，減輕他們的負擔，以喜樂的心服務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求聖神將兄弟情誼傾注我們心中，以公義與慈悲彼此相待，共同締造美好的家園。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身心障礙者祈禱

求主啟發相關機構制定包容性的計劃，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教育、就業和展現創造力的機會，使他們能積極參與社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受造界祈禱

求主更新我們與受造界的關係，使我們不再視受造界為利用的對象，而將它視為祢的神聖恩典而加以守護。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青年祈禱

求主親臨青年的心，使他們無論在任何時刻，特別是憂苦絕望之中，懷有希望和喜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出版資料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 72 號聖十字架中心 6 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560 3865
傳真 Fax : (852) 2539 8023
電郵 Email: dcihd@catholic.org.hk
網址 Homepage：https://dcihd.catholic.org.hk/
臉書專頁 Facebook Page：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Instagram(IG)：ihd202301

全訊 2024 年 1 月 (第三期)
封面：山無陵
排版設計： 山無陵
鳴謝：
張靜嫻修女
基督教勵行會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
阿玲、阿芝、Adam Sir、笑芬

全訊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 72 號聖十字架中心 6 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560 3865
傳真 Fax : (852) 2539 8023
電郵 Email: dcihd@catholic.org.hk
網址 Homepage：https://dcihd.catholic.org.hk/
臉書專頁 Facebook Page：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Instagram(IG)：ihd202301

全訊 2024 年 1 月 第三期

印刷品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